



首届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

琉璃厂的文化
琉璃厂的传奇

琉璃厂的经营
琉璃厂的精英

◎ 刘青新 著



古往今

琉璃厂的文化
琉璃厂的传奇

琉璃厂的经营
琉璃厂的精英

◎ 刘青新 著



首届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街/刘育新著. —修订本. —北京:华艺出版社,
2005.4

ISBN 7-80142-704-1

I.古… II.刘… III.财经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5868号

古 街(修订版)

作 者: 刘育新

出 版 人: 鲍立衍

发 行 人: 黄小牛

市场策划: 北京信义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萧盈 共田

封面设计: 孙国双

责任印制: 刘 禅

版式设计: 北京盛世华青创意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话: 010-82883767 82885151-383、369、232、366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6.375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704-1/I·325

定 价: 35.00 元

投稿热线: 010-82884315、82885151 转 232、369、383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法律顾问: 国方律师事务所 王军 律师

电 话: 010-82254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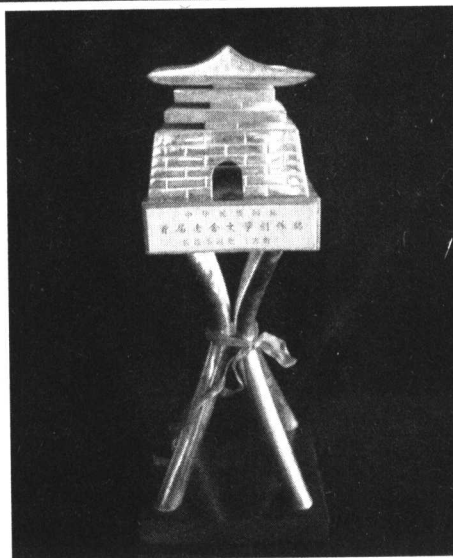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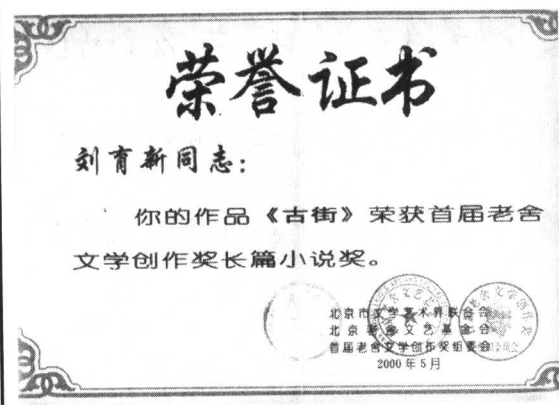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刘育新，1939年生。著名作家，书法家，文物鉴定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出版长篇小说《古街》、《天狼》、《孔姜》、《大野》、《临界》等七部，《古街》获首届老舍文学奖。

内容简介

随着清王朝的颠覆，无数珍贵文物大量流入民间，造成文物市场畸形繁荣。本书以声震遐迩的琉璃厂为舞台，撰写了一群形形色色古玩商人，演绎出一出出惊世骇俗的故事，介绍了丰富的文物知识。作品生动地揭示了历史的惨烈，文化的醇厚和人性的复杂。小说沉郁儒雅，恢弘博大。



·奖状与奖杯·

著，撰述《古玩叙略》陈紫峰收集到近万种有图
 古玩的书笈。像南北朝陶宏景的《古今刀剑》、唐前的
 《鼎录》、谢枋的《古画品录》、唐张彦远的《历代
 名画记》、李肇的《墨薮》、宋代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
 、郭忠恕的《图画见闻志》、周密《云烟过眼录》
 品大临的《摹古图》、《摹古图释文》、佚名的《续摹古图》
 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穉登的《博
 古图》、王穉登的《啸堂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
 佚名的《宝笈图》及《宝笈博古图》等四十多种，另外
 还有明清学者专论古董的书笈六十余种。

除此以外，还要旁征博引，购买相关书笈。如《博
 物志》、《西京杂记》、《事物记原》、《事物异名志》……

刘勰的
 《文心雕龙》

每次从书铺回来，陈紫峰照例到西单各“店里”中
 目，和蜡房先生、伙计闲聊一天，就及回家去吃晚饭。

晚饭之后，便回到书房，沏上一杯清茶，静坐
 桌前，准备写心。

• 作者手迹 •

序

作为一个作家，刘育新至今已出版了《临界》、《古街》、《天狼》、《红菱》等五部长篇小说，发行的业绩都不错。他的《古街》还获得了首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但是，对文坛来说，这个名字似乎仍然有些陌生。可能与他注重媒体，或者媒体不关注他有关。另外，他不是一位专职作家，而是琉璃厂一家文物鉴定中心的文物鉴定专家。这种身份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人们会想：你不集中精力搞文物鉴定，却偏要写小说，能写得好吗？

然而，我要公正地说，刘育新的民国系列小说，可谓文坛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属于快要绝种，应该多加扶持的东西。在今天，不是谁都能写出这种东西。我指的并非时下流行的“新历史小说”，而是兼具写实性，传奇性，趣味性，饱含民间道德观念和人文理想的那种。

《古街》正是在此背景下获得了首届老舍文学奖。因为它不论在题材上还是在精神上，不论在民俗世情上还是人文关怀上，都与老舍的传统有某种联系。以老舍命名的文学奖，自然需要切近老舍的精神传统和旧北京的大文化圈。刘育新让人佩服的地方还在于，年轻时即酷爱文学，但遭遇坎坷，除了零星发表过一点作品外，终究难有作为，难遂心愿。前些年，临近花甲之年的他，创作忽如怒泉之喷放，一发而不可收，一气拿出了六部长篇。也许是憋得太久了，厚积而薄发，他的每部长篇都有比较扎实的货色，都有好看的故事。所以，刘育新实在是一个值得向文坛介绍的人物。

“民国”这个大舞台，戏剧性颇为丰富，这个时期，风起云涌，兵荒马乱，时代急剧变革，形势波诡云谲，中西文化的大碰撞，新旧观念的大冲突，均呈前所未见之景观。这是个密度极大的时代，也是一块小说家们求之不得的素材宝地。即以《古街》而论，它的背景便是，随着清室及其贵族集团的倾覆，大量珍贵文物流入民间，造成了琉璃厂文物市场的畸形繁荣，也造就了更多的古

董商人,使之成为旧京城特有的文化景观和行业传统。作者正是以琉璃厂一条街上三家店铺的衰荣为主线,活龙活现地刻绘了几个品性各异的古玩商。小说通过琉璃厂这个传统文化厚积的港湾,书写了历史的沧桑,人文的淹博,收藏的奥秘,人格的尊卑与高下。说它从一个非常巧妙奇特的角度透视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是并不算过分的。

《古街》首先是部赏心悦目的小说,拿起来就难放下。它从一颗假人头开始,环环相扣,悬念迭出,不惟妙趣横生,还能让读者增长好多文物知识。作者对文学技巧掌握得比较娴熟,颇会腾挪造势。这部小说并不展开宽阔的社会生活场面,很少向社会政治背景延伸,硬去承担它承担不了的任务,而是抱定自己的小世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自足的环境。小说故事发生在1919年前后,对五四运动却基本未提,但我们并不觉其不合理。原因是,作者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处理得好,人与环境氛围非常融洽。第二是小说成功地处理了人与器物的关系。写古玩商人不能不写对古玩的鉴赏。作者把古玩当作物化的人来写,写得传神。比如写一枚田黄,其实暗喻萧敬之忠厚的为人。写文物大翠山,实乃展现了陈紫峰的高洁,他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傲骨。那把稀世方壶,他是决不肯卖给外国人的。无奈被收买,他也要把它拓下来。陈紫峰这个儒商,藏身于民间,主要精力放在做学问著述上,其次才是做生意,他刚正不阿,一片爱国热忱,其精神可远追到士林中的清流,他是当代文学中尚不多见的一种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的第三特点是成功地处理了人与人的关系,三个主要人物一个忠厚,一个清高,一个贪婪,犹如三重奏一般的相互比照,相得益彰。姚以宾这个古玩行里的奸诈之徒,败类,可能是写得最充分,最丰满,最形神兼备的人物,作者把这个人骨子里的肮脏全抖搂出来了。没有长期观察和揣摩是不可能写到这个成色的。此书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红菱》是作者的另一部长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它的传奇色彩显然不如《古街》——后者穿插的一些精彩细节据说有的是流传在古玩行里几百年的笑谈,经得起咀嚼。但是,在对儿女情长的抒发和对民国时代人情风俗的描绘上,《古街》却又没法儿

与《红菱》相比。《红菱》说的是民国初年，乡村少女红菱，被拍花贼拍昏，险些卖到妓院，后被一粮店掌柜买去，欲强迫与其子成亲，红菱不从，越窗而逃，巧遇市长的卫队长相救，护送回乡，不幸父母双亡，红菱无家可归，不得不暂且栖身于市长家中。她先是深爱救她一命的卫队长戴本诚，然而未及表白心迹，戴已牺牲了。在后来相濡以沫的岁月，她最终爱上了革命党人出身的厉市长，这又引出了新悬念。小说围绕红菱传奇般的悲剧命运，展开民国初年动荡的社会图景，真是尘海茫茫，狐鬼满路，一个弱女子欲获生存、自由和爱情，何其难哉。论情节的有趣，《红菱》当然不如《古街》，但它的突出的优势在于，社会画面宽广，人物形象缤纷多样，特别是关于民国年间社会世情的还原，描绘，风俗人情的点染，刻划，殊为难得。比如市长厉慕兄，这位参加过通州起义的慷慨悲歌之士，其耿直廉洁，正气凛然，让人联想到近代史上多少仁人志士。卫队长戴本诚护送红菱回家的尴尬场面，历历如绘，真实地传达出当年男女授受不亲的拘谨氛围。关于土豪岳云龙大发水灾财，鱼肉乡民的描写，关于红菱缠足的描写，真是惨绝人寰，一下子把人带到那“吃人的筵筵”。当我们一再慨叹好看的小说少时，《古街》与《红菱》的作者所坚持的通俗化、民间化、故事化的路子，不是很值得注意吗？

借《古街》修订再版之际，我谈谈对刘育新先生小说的印象，读者若要领会他的小说的魅力和情趣，还得到书中去寻觅。我相信不致失望。

雷达

目

录

第一章

头颅····· 1

第二章

鬼市····· 13

第三章

大柜····· 25

第四章

方壶····· 37

第五章

法帖····· 49

第六章

彩碗····· 61

第七章

田黄····· 75

第八章

翠莲····· 89

第九章

佛头····· 101

第十章

契文····· 115

第十一章

牙牌····· 127

第十二章

石窟····· 139

第十三章

古画····· 151

第十四章

客栈····· 161

第十五章

兵营····· 173

第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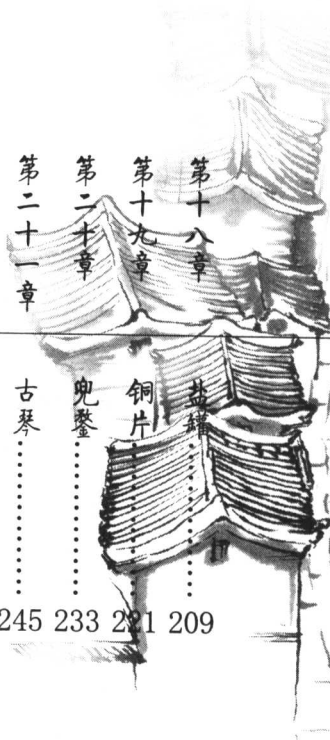
绿耳····· 187

第十七章

烟壶····· 191



第三十三章	古柏	397
第三十二章	扳指	385
第三十一章	尸体	371
第三十章	锦盒	361
第二十九章	顶珠	347
第二十八章	铜铃	333
第二十七章	钻戒	319
第二十六章	翠山	307
第二十五章	钟声	291
第二十四章	名片	279
第二十三章	麈尾	269
第二十二章	血竭	255
第二十一章	古琴	245
第二十章	兜鍪	233
第十九章	铜片	221
第十八章	挂轴	209



第一章

头颅

第一章

萧敬之看到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他摇了摇头，闭上眼睛，睁开来看，只见桌上的人头双目圆睁，定着幽幽的死光，漆黑的眉毛一根根直立着，铁青的嘴唇紧闭，嘴角上挂着血痕。萧敬之看了，吓得『啊』地一声，倒退一步，双手抖动不止。

头颅

民国七年阴历正月十七，北京琉璃厂发生了一件亘古未有的奇事。

那天，是个阴天，琉璃厂显得格外清静。太阳始终没有露面，沉重的乌云，铅一样地压着高高的房脊。早晨，忽然飘起一场小雪来，街上寒冷，行人稀少。

坐落在琉璃厂东街路北的韞古斋里，忽然闯进一个黑衣人来。韞古斋是两间门面的店铺，以经营名人字画为主，也兼营玉石印章、老墨古砚，捎带碑帖。当时，掌柜的萧敬之正和两个徒弟聊天。

萧敬之是个中等身材，圆脸大眼，面目和善的人，他看见那人推门进来，带着一身雪，还带着一股冷气，冷气中暗暗浮动着血腥味儿。来人肩上搭着褡裢，右手提着一个深蓝色的包袱。大徒弟长生赶忙过去，要给地当央的客人掸去肩背上的雪花，被来人用左手一搪，只好退向一边。萧敬之看到那人有一张黑脸，眼神很是古怪。

临街窗下有一张红木罗锅掌账桌，那人把包袱放在桌上，看样子好像包着将军罐，一定是来卖什么东西的。萧敬之想说，我们不收买瓷器。一想人家大老远来了，怎么也得让人家坐下，暖和暖和，于是就耐心等待那人打开包袱。

来人一脸的晦气，匆匆打开深蓝色的包袱皮——萧敬之看到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他摇了摇头，闭上眼睛，睁开来再看，只见桌上的人头双目圆睁，定着幽幽的死光，漆黑的眉毛一根根直立着，铁青的嘴唇紧闭，嘴角上挂着血痕。萧敬之看了，吓得“啊”地一声，倒退一步，双手抖动不止。

不速之客身上积雪逐渐融化，他的肩背、前胸的颜色就随之加重了许多。那人嘴角上带着一丝冷酷的笑，咳了一声，说道：

“我杀了人。”

说着，撩开棉袍，拽出一把匕首来，阴沉着脸，不错眼珠地看着萧敬之。萧敬之被盯得脸上流出汗水来，他嘴唇哆嗦着说：

“好汉……你看……我们素不相识。”

“人头在此，你我谁也逃脱不了官司！”

黑衣人的声音尖锐沙哑，十分刺耳。他一边说着，一边不住地用手中的匕

首蹭那颗人头。萧敬之看到闪烁的刀光，有些头晕。他不敢看死人的脸，却看到它的断颈下一片血迹，血浆润湿了的包袱皮儿，呈现出粗糙的暗紫色。萧敬之不敢再看，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令他恐惧，肮脏晦气的人头又让他恶心，他希望赶快把黑衣人请走，于是就先说好话：

“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好汉，您还是请走吧。”

“我们小店，唉……”萧敬之又说。

黑衣人隔着玻璃，向街道扫了一眼。萧敬之也跟着向外看了一眼。他害怕有人闯进来，看到桌上放着一颗人头，说不清道不明的。

萧敬之心神不安，他听到黑衣人说：“让我走可以，不过得先拿大洋！”

“大洋好说……长生，快把昨天卖画的二百大洋拿来！”

“笑话！二百大洋就能买一条人命吗？”黑衣人大声尖叫起来。

正在取钱的长生，瓷在那里不动了。

“实不相瞒，小店真的拿不出太多的钱。请好汉多多包涵。”

“那好。”黑衣人说着，把门推开，冷气忽地灌进屋来。

萧掌柜赶忙抢前一步关严了门，他生怕此时碰巧有熟人进来，随后他又壮着胆，拈起蓝色包袱皮的一角，盖上死人的脸。摸了包袱皮的手，特别不得劲儿，他使劲往绵袍上蹭了蹭两个指头。

黑衣人呼地掀开蓝布包儿，死人头又露出狰狞的面孔。那人稳稳地坐在黄花梨木方凳上，高高地跷起了二郎腿，从腰里摸出一个洒金星玻璃鼻烟壶，打开红色的玛瑙盖儿，轻轻倒出少许鼻烟，用拇指尖送到鼻孔吸了，打了两个大喷嚏，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萧敬之直想哭，他知道敢杀人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可咱们买卖人胆小，让人看见屋里有个死人脑袋，以后这买卖就别想做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真的吃了官司，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赶快给他拿大洋把他打发走算了。于是



大鼎

他说：

“再加二百，再加二百怎么样？”

“两千，少了不行！”黑衣人威胁道。

萧敬之吃惊不小，这人的胃口太大了。他害怕是害怕，也真心疼钱，这回轮到萧掌柜沉默无声了。黑衣人却稳不住架了，他从凳子上站起，对着萧敬之大叫：

“快，快拿一千块来！”

萧敬之本想给他一千五，看他着急，倒省了五百，忙从腰上取出钥匙，银柜里拿出一千大洋，一一码在账桌上。黑衣人早已站起，一手提着褡裢，一手抓大洋，他装大洋时，眼睛瞄着店门，装好后，从容地把深蓝包袱对角系好，临走，没忘了和萧掌柜点点头儿。

萧敬之眼瞅着黑衣人开门出去了，门重重地关上。门声使萧敬之一惊，他如梦方醒，嘴里喃喃地说：“破财免灾，破财免灾！”

萧敬之愣了一会，郑重地对两个徒弟说：

“今天这件事儿，对谁也不许说！”

两个徒弟异口同声地说：

“是，师父！”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萧敬之看着窗外的大雪想：

“这人凭空讹去好钱一千，该回家喝酒去了。”

萧敬之想错了，那个黑衣人并没有走远，他向西走了几步，旋即钻进紧挨轱古斋的多宝阁。多宝阁一间门脸儿，以出售古瓷为主，掌柜姚以宾正屋里小解，他一手攥着仿大清的青花釉里红天球瓶的瓶颈，一手掐着家伙，在角落里尿尿。这么早，又是个大雪天，很少有正经买主，他不愿意上厕所，因为外面太冷。没等他尿完，黑衣人突然推门闯进来，吓得姚以宾一哆嗦，把尿憋了回去。

他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抓着瓷瓶，扭过头向门口看，他看见进来个人，肩上搭着褡裢，手里提一个深蓝色的包袱，好像是卖东西的。他瞅了那人一眼，见他长得黧黑，一张瘦脸，眼光挺毒。姚以宾见来人没跟他说句拜年话，又冲犯他顺

利地撒尿，心中不快，便拿着架子，故意不搭理那人。他将装着尿液的天球瓶靠货架蹲在地上，然后，慢慢腾腾地系裤带，当他系好藏青色棉袍的扣袢，猛地听到门声，姚以宾吃了一惊，知道自己碰上强人了。

他了解这百年琉璃厂，上百家儿的古玩铺、南纸店、书肆，原没听说有哪家儿遭抢被劫的，难道今天该我倒霉，遇上黑煞神了？他转过身，看见那人正蹲在地上解包袱，姚以宾在心里笑了：这人明明给我送钱来了，说不定带来什么好东西，怕闲杂人看见，才门门的。

他忙凑过去，弯腰去看，他看到深蓝色的包袱皮上，滚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姚以宾眼前一黑，伸手抓住货架子，货架子晃了一下。半天，姚以宾才直起身来，他觉得小肚子连着小便一跳一跳地疼。

黑衣人站了起来，尖声尖气地叫嚷：

“我摊了人命官司，来找掌柜的要个盘缠。”

姚以宾现在明白了，这人是来讹诈的，是奔我的大洋来的。姚以宾一向把钱看得比命重要，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坚决不给他拿大洋。正想着，见那人从褡裢里掏出匕首来，往死人脑袋上蹭，就像剃头的往皮条上璧刀子一样，每蹭一下还咧一下嘴。

姚以宾看那人的刀子，不是冲他来的，渐渐平静下来，心里琢磨，我得想个法儿对付他。那人身材并不魁梧，凭自己的力气满可以治住他，但他手里攥着明晃晃的钢刀，可不是玩的。即使他手里没有家伙，也不能轻易动手，两个在地上滚起来，碰倒了货架，砸了瓷器可就惨了，看起来只有和他斗智才行。可是，看着那人怀里的死人脑袋，和他手里的刀子，姚以宾的脑袋里嗡嗡直响，死沉沉的，木头一样，一点辙也想不出来。

“你倒是给不给大洋？”那人的声音像摩擦破碎的瓷片。

“我实在没有。”

“没有大洋不行！”瓷片又尖锐地响了起来。

“不行你想怎么着？”说完之后，姚以宾自己也奇怪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不给钱我就死在你这里！”

姚以宾听了，直觉得小肚子底下发胀，他想，大正月的，真的从店铺里抬出一具死尸再加上一颗人头，就是满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就算能弄清楚，答对官相上也少不了花钱，说不定折腾几天，耽误挣钱不算，还要从这琉璃厂滚出去。想到这里，他觉得小肚子又往下一坠一坠地疼起来，想给他四五十块大洋，又实在舍不得，他看了那人一眼。

那人又大叫一声：

“再不拿大洋，我就抹脖子了！”

说完，就用刀背往自己的大脖子上蹭。这下姚以宾心里有底儿了，知道那人是装相蒙人的，真要想死，怎么不用带刃儿的那面抹呢？姚以宾咬了咬牙，亮开嗓门儿说：

“你真要死，请到外面死去！”

黑衣人嘿嘿一笑，索性横在门口往地上一躺，头下枕着褡裢，一手把人头抱在胸前，一手举着短刀，眼睛瞪得贼大，逼视着站在地中间的姚掌柜。

姚掌柜狠下心来，坚决一毛不拔，但是他面对无赖却一筹莫展，他希望有人进店解围，又怕有人进来引起误会。黑衣人又喊叫几声，姚以宾不予理睬。两个人彼此僵持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姚以宾心急如火，却听到那无赖尖着嗓子唱起京剧来：

苏三离了洪桐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声音沙哑破碎，比哭还难听。

姚以宾向窗外望去，灰茫茫的大雪搅成一团，看不清对门博文斋的门脸。姚以宾忿忿地想：这坏蛋怎么不到他店铺去耍赖呢？都是我昨晚没做好梦。姚以宾冷不丁想起昨晚的梦，真恶心死人了，他梦见在多宝阁店里闲坐，忽然电话铃响了，响得非常清亮，他站起来去接电话，话筒里钻出一条蛇，直奔他的咽喉，姚以宾一声尖叫，被吓醒了，带着一身冷汗……

地上的无赖还在唱：

未曾开言我心好惨

过往的君子听我言